

情人看剑

唐朝有怪兽

早闻狄声

明星打开奥运的正确姿势

奥运时间,全民关注,大大小小的明星自然也要分一杯羹:有合作品牌现场观赛的,有作为不同栏目特派员巴黎连线的,也有随时和网友一起在线摇旗助威的。

但最终站上风口浪尖的,是连恋情官宣都要拖拖拉拉好些年岁的黄子韬。当全红婵拿着金牌面对媒体抛出的“为什么喜欢黄子韬”的问题,一句“很搞笑也很帅”让全国网友体会到了“吾家有女初长成”的复杂心情,调侃黄子韬“做梦都会笑醒”“终于有了代表作”。

除此之外,想看“十个勤天”演唱会的黄雨婷,喜欢迪丽热巴的练俊杰,带着时代少年团刘耀文的小卡参加比赛程玉洁,以及在社交平台上拿陈奕迅和周杰伦当背景图的潘展乐……毫不粉饰的坦率,结合他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勇气,运动员们的追星故事一次次引发互联网的狂欢。那些与普通入相差无几的追星细节,尽在不言中地道出了他们的可爱与真实。

相比之下,另一个醒目的话题是,明星想借势奥运营销自己,越来越不是一件名利双收、展现性情的“好生意”。奥运会开幕以来,负面例子络绎不绝:要么是被批评提前庆功,忽略了运动员一点一滴的努力;要么是赶上运动员失利,打卡拍照也被认为作秀;要么是对容貌和造型营销太过,让网友怒批“蹭热度”……明星们或许会委屈,普通观众都可以赛场留念、直抒胸臆,为何我就成了“营销”?

但奥运会正是一个被无数人拿着放大镜仔细检视的场合,无论是体育还是文艺明星,一举一动都可能引发新的讨论。今天的网友既充满包容,眼睛里又揉不得沙子:四年一度的盛会,舞台正该留给默默耕耘的运动员,何苦要不分场合地唯我独美?是真情实感地投入,还是拿赛场当背景板或时尚单品,人的姿态做不了假。

你看图粉无数的倪夏莲,61岁的她如今常常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奥运见闻。从感动全网的给“莎头组合”做陪练,到自己在奥运村的一日三餐,再到侃侃而谈赛后感想……任谁都看得出来,她的每一条视频后面都有专业团队的助力,但面对镜头,她大大方方,以真心换真心,滔天流量也来得从容。还有作为特派主持人前往赛场的歌手方力申,不必张扬自己作为前游泳运动员的战绩,直击人心的提问,已然道出他的专业与热爱。

都说文体不分家,今天是明星们想要搭着奥运热潮刷一波好感,明天或许也有运动员想在演艺圈闯出一片天。无论是何种打开方式,万变不离其宗的,还是不骗自己也不骗人的长久真诚。

倪维佳
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长风新

媒体人

钱德勒

媒体人

钱眼识人

《解密》之“解密”

到底有多少珍禽异兽在电视剧《唐朝诡事录》系列里出现过?它们几乎可以组成一个中国神话怪物方阵,既为故事提供奇诡氛围,也让探案情节充满冒险色彩。《唐朝诡事录之西行》(以下简称《唐诡西行》)开播以来口碑稳定提升,这一季收官之际,下一季已确定开拍时间,想必会有更多怪兽陆续登场。

其实此前徐克导演在他的狄仁杰系列里已经有过类似狂野设想,当年电影片尾中还放出了九尾狐狸、杀人凤凰、大鹏金翅鸟等大批概念图,挖下的这些坑有生之年未必会填,不承想《唐诡西行》在志怪与探案这条路上愈走愈远,编剧魏风华甚至为该片的类型风格“发明”了一个词,“二楼美学”,以区别历史正剧与架空的仙侠木偶剧——可以想

象这个画面:主人公站在二楼栏杆前,既贴近人间烟火,而他头顶飞檐上又蹲着一头怪兽。所谓二楼,处于亦真亦幻的中间地带,既可拔地凌空,又能下接地气。

怪兽们并非《唐诡西行》的主角,尽管正史里罕见,但《酉阳杂俎》《玄怪录》《独异志》等志怪笔记里却留有零星足迹。它们吸取天地日月之精华而生,某种意义上也是大唐气象滋养下的野草闲花,恰如剧中人物所言,“绚烂的大唐就像一面镜子,一面歌舞升平,而另一面鬼影幢幢”,怪兽相当于镜子背面的瑞兽花鸟纹饰,是中式志怪与东方奇幻不可或缺的元素。比如上古神话里有四大凶兽:饕餮、混沌、穷奇和檮杌,饕餮的形象,曾出现在电影《封神》第一部结束前,被邪术驱动,一路追逐姬

发,状甚凶悍,承担了终极大Boss的功能;而在《唐诡西行》第一章“降魔变”里,魔王骑的则是凶兽穷奇,貌似老虎,大小如牛,生有翅膀,其实是汗血宝马伪装而成。

怪兽也影射世道人心,所以常有此说:比怪兽更可怕的是人心。《唐诡西行》里的通天犀,有森林之王之威势,本与人类相安无事,被奸人驾驭才踏入人间城池,比它更可怖的自然是权势的贪欲与野心。四大凶兽里的檮杌,曾出现在王德威教授的《历史与怪兽》一书中,这种怪兽外表怪异,凶残好斗,这一意象后又演变为对恶人、历史的代称,可见人性向善的挣扎,处处有着怪兽的阴影,“除恶既不能务尽,我们只得纪恶以为戒”。

今年暑期档的电影其实我也看得差不多了,感觉整个档期是在豪赌,赌观众的口味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,也在试探市场的潜力,更微妙的其实是几乎所有创作者都是以“赤裸”的状态接受挑战,因为观众和市场都没有耐心去体面了。当然也包括《解密》。它就像是华语电影在“解密”,还是想把经由好莱坞卖到全球,大行其道类型的片到底是怎么玩的,是技术,人才还是文化?

说剧情,片中10场梦境确实代表了主角容金珍解密过程的闯关,更加代表了他的生命全过程,从流着鼻涕的少年到青春有了两性意识,从意气风发再到殚精竭虑,油尽灯枯,他的一生有10场梦,有人百场也有人只有一场,这就是命啊,这个设计还是有意思的。在第一场大

梦中,希伊恩在红色沙滩上梦见濒死的海洋生物,容金珍的解梦,他恐惧生命的流逝而不能保留思维的精华。在焦虑的时候,他碰到了容金珍,就巨物碰到水,这里面是存在强烈的控制欲。在控制欲这件事上,吴彦祖扮演的校长小黎黎也有,他教育的是道德礼仪,就从吃饭洗手开始。还有陈道明演的老郑,这三个人共同走容金珍成长重要阶段的父亲角色和责任,更让人细想之后觉得“恐惧”,三人的价值观其实是充满了互斥关系。如果说容金珍是天才的怪人,他的怪癖和坎坷命运的确拜三位“父亲”所赐。偏偏没有一个老师,父亲教他怎么做男人。真正启发容金珍关于性别的意识,都是女人。

片中使用了披头士的迷幻歌曲

《我是海象》,据说是花了不少钱买的版权。海象,很可能就是希伊恩梦中的海洋生物,本身就代表着西方文化。主角有一场梦,是京剧《红灯记》与摇滚乐队两个舞台的“对打”,就是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,甚至可以说是小黎黎希伊恩与两个父亲之间的强烈差异,他们对于“国”这个字的释意都在容金珍的灵魂深处留下深刻的烙印。

容金珍在南京垃圾场被找到时,有一个镜头里一个拾荒人与他分别在两个垃圾山头。我对这一幕印象最深刻,也最唏嘘。很多人的命运对于宏大叙事来说就是毫无价值的垃圾,被利用被抛弃,但也可能有一天被刨出来,被赋予虚妄、短暂的意义。谁是拾荒人呢?

不少观众说不明白为何要有拉

灯、熄灯的动作,这是给观众的提示,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,好比催眠开始,治疗师要发出一个信号。延展来说,当电影开始时,影院熄灯,就是引导我们进入梦境中。散记这些细节,只是想说,看电影是很主观的感受,喜或者不喜欢都可以,电影的毛病也很突出,比如过于神似豆瓣排名靠前的一系列经典好莱坞电影,尤其是诺兰系列;导演在彩蛋中的自恋举动等等。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,测试华语片未来可能性的边界,电影在大方向上是没有走错的,引入矛盾,刺激兴趣以及晃动标准,是必要的动态。

花言哨语

《歌手2024》带给我们的一段心灵冒险

《歌手2024》在总决赛之后,又推出“巅峰之夜”,汇集了本季歌手香缇莫、那英、孙楠、谭维维、凡希亚,与往季歌手齐豫、腾格尔、黄绮珊、冠军、迪玛希,以全新的曲目亮相。这一场演出结束之后,这一季的《歌手2024》可以算是全部完结,我们也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,看看这一季节目的得与失,以及它所映出的流行音乐现状。

《歌手2024》有一个令人紧张的开始,当歌手名单公布之后,一种风雨欲来的气氛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蔓延,“五旬老太守国门”这种非常有传播点的话开始流传,华语流行乐的歌手,还有谁能担当重任的话题,成为那段时间的热点。几乎所有的华语歌手,都被放在能否抵挡国外歌手这一标准下进行衡量。甚至连那些已经淡出歌坛的歌手的名字,也被一再重提。音域、音区、声压、机能、哨音,这些专业名词,所有人都朗朗上口。中国流行乐,在那段时间和,几乎成为中国足球一样的存在。总之,这一季《歌手》,成了华语流行乐歌手技能的大考,也成为对当下华语流

行乐的一次全面审判。一种技术恐怖感开始弥漫,观看节目,成了一种冒险。

但随着节目推进,被视为大敌的香缇莫、凡希亚的演唱风格,逐渐被观众熟悉,她们的瑕疵和失误逐渐展露在舞台上,当初的紧张感,反而消失了,话题的风向也开始扭转。人们开始意识到,现场演出这种东西,以及歌手的演唱水平,其实是要综合考量的,不是单纯的声压和机能的结合,评判标准,不应该这么简单。在歌手的基本技能达标之后,感情、表达,现场状态、感染力,甚至歌手的生平故事,他们和自身所在文化的融合,他们带给平凡人的激励或者感动,就在评判标准中,占了越来越多的比重。

香缇莫是很好,凡希亚令人叹为观止,但她演唱时所使用的语言,终究是和听众有隔膜的,她们的文化属性,也毕竟有需要解释的部分。她们演唱的曲目,在当代欧美流行乐的歌迷这里,属于烂大街的曲目,但对于大多数人,甚至于年龄稍长的欧美流行乐听众来说,还是比较陌生的。毕竟,听歌听歌,听的就

是一个共情、共鸣和共振。孙楠的歌艺尽管还是老一套,他在舞台上,还是那么爱炫技,以至于被人称为“油王”,但那些歌,那种声音,是陪伴过两代人的,是不需要解释的。一种文化,一旦需要解释,无疑就增加了领略的难度,而人在“接受”这件事上,其实是很懒惰的。

《歌手2024》第三期,黄宣加入,节目的选择变得多元,紧张度缓解,第四期,孙楠加入,又一位具备国民度的“老熟人”出现,紧张度开始消失,此后的几期,可能是《歌手2024》最接近歌唱本意的部分。第八期,谭维维出场,又一个“老熟人”登场,而且,谭维维又是年轻一代歌手里,最有“老熟人”感的。至此,《歌手2024》完全夺回了主场优势,那种异质感和陌生感,就不再是观众们的诉求了。歌手和自身所在文化的契合度、融合度,成为当仁不让的审美标准。观众们相当默契地默认了这个标准,那种文化差异带来的震撼感消失了,连带着他们的技能,也已经不那么令人惊叹了。你唱得好,八百个转音也是应该的,我们的歌手也唱得好,他们

和我们共有的默契与会心,也是应该的。

一旦这种默契建立,后来的结果就丝毫不让人意外。甚至于,香缇莫和凡希亚之前有多么令人震撼,她们后来逐渐融化在我们那种默契形成的汪洋大海里,就有多么自然。我们就再度理解了林怀民的那句话:“我知道艺术家不只是为着那掌声与鲜花工作,却不明白艺术不只是技术、形式与结构。艺术工作原来只是将心比心,是人情的往来”。

所以,《歌手2024》最终确认的,不是歌技,也不是令人震撼的舞台技术,而依然是“人情往来”。开场的紧张度有多强烈,这种人情往来的回归,就有多安慰,开场对华语歌手的审判有多凶悍,最终的认同就有多顺畅。《歌手2024》一向被认为是一个技术至上、高音至上的节目,但它最终消除了也必须消除掉这种技术恐怖感。

韩松落

作家